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 卷首 卷一 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五

戰國策校注　　雜史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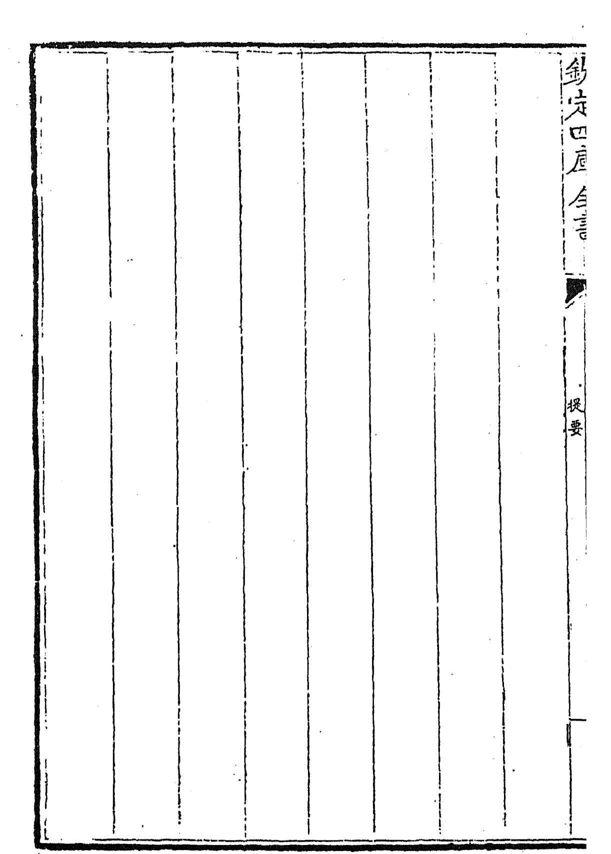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戰國策校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戰國策舊有高誘注宋紹興間繒雲鮑彪病其闕略重為之注而復為改定其次第師道又以鮑彪注為未

善又取剡川姚宏之注與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證之其書一仍彪注之舊而每條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凡糾其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别之復取劉向曾鞏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舊第為彪所變者别存于首前有師道自序撮舉彪注之大紕繆者凡十九條議論皆極精審古來注是書者當以師道為最善其後附載李文叔王

覺孫朴諸跋及姚宏姚寬兩序于是書本末源流敘述尤詳宏字令聲一曰伯聲嘗為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寬即著西溪叢語者嘗註是書今皆不傳惟藉師道是書存其崖略爾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思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

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

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

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殽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䇿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伏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

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闕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

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

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戰國策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

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

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録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

吳師道識

戰國策校注序

國策史家者流也其文辯慱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横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

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轂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魯犨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説非此書指邪起秦迄今千四百歳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剝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

其衍説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説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説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説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闕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略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甞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甞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

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凡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

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

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羣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

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㫖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輙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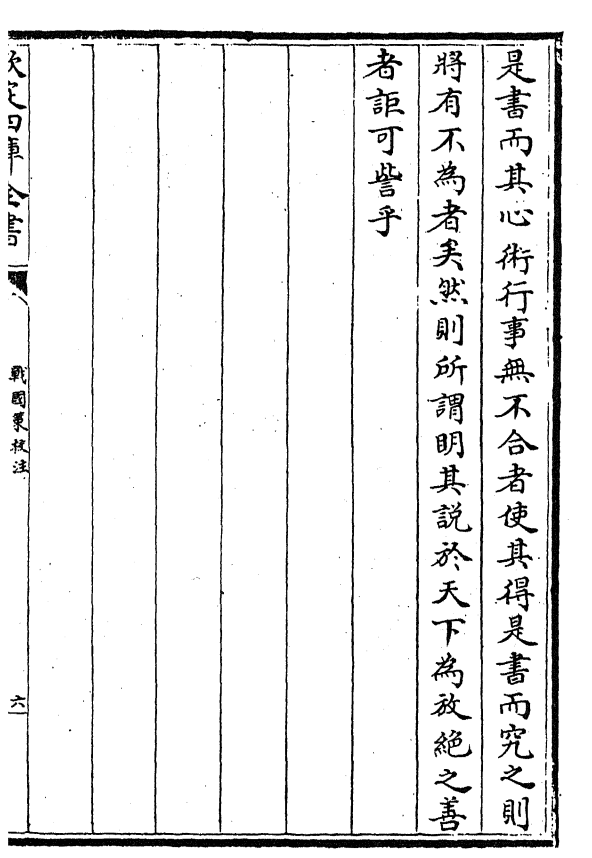
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録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㫖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説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决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

義蕩然攻闘併呑相詐相傾𢰅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絶出者然其排難解紛伉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

僅僅一言又何畧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也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薫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益通

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説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



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注卷首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 補正

卷一

卷二

西周凡十七章

卷三

秦一凡十三章

卷四
秦二凡十六章

卷五

卷七

秦五 凡八章

卷八

齊一 凡十七章

齊三 凡十一章

卷十一

齊四 凡十一章

卷十二

卷十四

楚一 凡二十章

卷十五

楚二 凡九章

卷十六
楚二 凡十章

卷十七

楚四　凡十三章

卷十八

趙一 凡十七章

卷十九

趙二 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章

張儀為秦連横說趙章　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為傳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卷二十

趙三　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机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章

卷二十一

趙四 凡十九章

卷二十二

魏一凡二十七章

卷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卷二十五

魏四 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搆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卷二十七

韓二 凡二十一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為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舊三章為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秦招楚而伐齊章

卷二十九

燕一 凡十五章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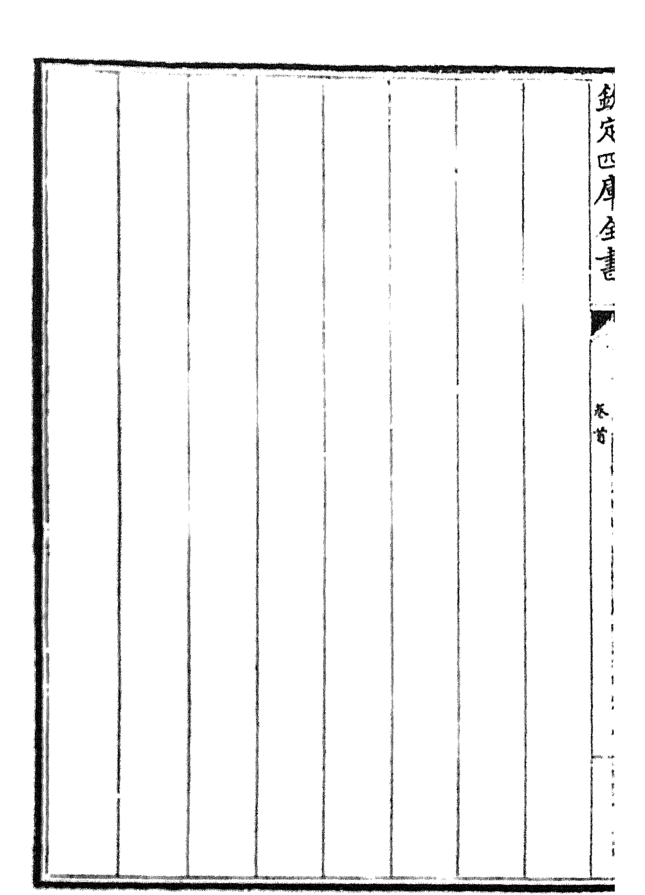
中山凡十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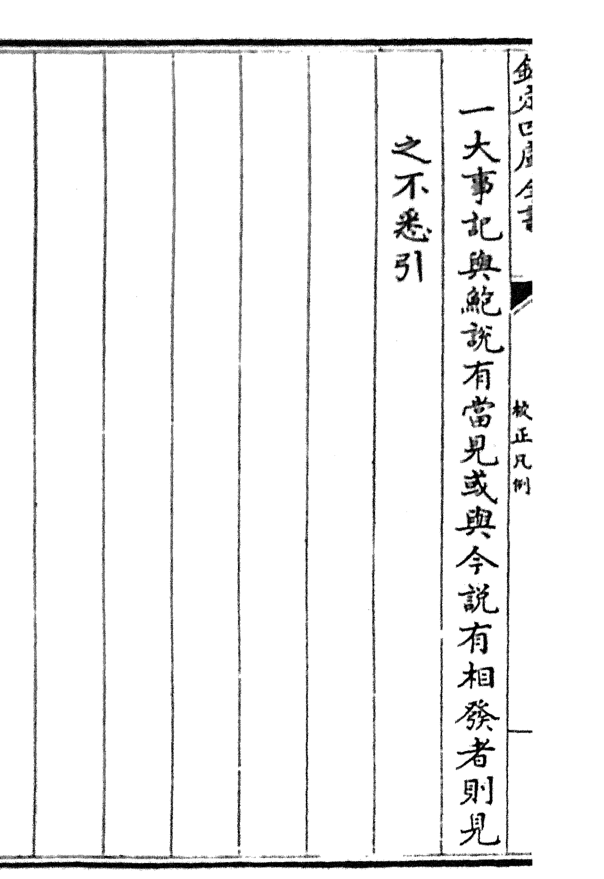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校正凡例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殽亂欲從舊本則不見駁正之意已著曰錄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曰著之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者以一本著之



一大事記與綱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發者則見之不悉引

戰國策校注卷一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 補正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

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旣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以上並大事記文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郜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居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西周為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為美亦失考所

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盖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瞀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耶徐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盖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鮑以西周即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册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君故

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如秦興師求鼎章蘇厲為周最章鮑止以嚴氏為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傳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正曰韓策陽堅此作豎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說見上及韓策而陽豎與焉鴻烈人間訓注豎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出亡過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正曰此東周君也策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補曰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正猶直也

寡人孤寡不穀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命小國不足衍亦字亦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處謂客之辭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下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以王都為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赧王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正曰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鎬京大謬

云按周紀西周君犇秦周君王赧卒宋忠曰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周紹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正曰策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恐有誤而下注周紀之文以存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正曰適專主也司馬翦司馬楚卿疑即昭翦謂楚王懐曰何不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為太子左成楚人正曰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可定其主地不可考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放此謂司馬翦

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封地以為之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人謂相國御展為皆去音猶助也子楚相之御姓展廧夫空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言楚王之意告語長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悍也正曰此亦成作翦語子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上補曰共恭同適丁歷反咎音皐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入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王閔王正曰周最屢見東西周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二十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應為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以收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距凡四十年不可定為閔王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為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正曰絕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文爾無明據）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

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悍補曰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作聚索隱云最古聚字說文同趙策顔最史亦作顔聚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正曰閔王說見前章此並無據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也函蓋其姓補曰剸川姚氏云函姓冶官名因以為號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劍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

折而不責折折劒正曰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責則折作折闕義若作斷折則於下文不通將死玉治氏將死而屬其子屬囑同集韵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愚意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肖立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補曰禮記右契注一書兩札同而別之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為補曰策為謂通借此當作謂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肖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

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正曰使衆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為周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王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厹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高注狄國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氏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誤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厹音求字又作厹吼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

以兵厶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防以兵）桓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沉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絶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下蔡）虢言伐楚（號聲言也以伐楚虢衆）其實襲蔡（無鍾鼓曰襲正曰此據左氏說陸氏纂例掩其不備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厶由惑之（以二國為惑補曰一本戒之注以二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為護也）而實囚之（補曰一本下有也字）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伊水逕卯鄔亭又北逕高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卯鄔亭括地志云高都舊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中正曰古仲字省補曰索隱云公仲侈裴駰云相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倣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懷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也

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補曰一本攸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及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飢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

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補曰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為西周謂

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補曰宛於袁反鄧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為強韓魏為猶代補曰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令雖善韓魏後或為患君不如令敝邑周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曰正義云陝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

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元作也也補曰史作而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王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

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補曰大事記頻濱蘇氏云秦昭王欺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韓慶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借為西周謂魏王哀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靚王三年當魏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德德三國也聽猶

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正曰三國不攻秦而鮮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廩廩正曰邑落曰聚如罠狐聚陽人聚之類以利元作到補曰一本作利秦若為秦報魏王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資之故恐今速東則無資之之貴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補曰姚云餘下曾有為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然且為之畫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郟鄏郟鄏

屬河南為東周正曰說見前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　河内修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
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
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杜
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内咸林武
公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鄭咸林今華州鄭縣
新鄭今鄭州正曰三川河洛伊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
武王所謂車通以闚周室者也秦拔成皋滎陽初置三
川郡　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曰正義云方城山
在葉縣西　韓兼兩上黨　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西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說
金投秦策藍田徑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　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上黨壺関
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　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補曰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西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犀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正曰得其土地人民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元作待待補曰字有訛周之得得猶保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

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補曰史甘茂傳索隱云鄒氏講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搆構購韓世家有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此故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卻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韓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

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曰趙兵無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必和周君反見梁圉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圉正曰圉者蕃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溫圉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焉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絶矣言趙韓援

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囿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為周扞秦與温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私元作利利補曰姚云錢本作私按作利字則與上協温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

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齊人即芒卯致溫囿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戌虎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囿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為辭為樂之為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鄭交惡杜注兩相疾惡據此則皆當烏故反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

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成事補曰恐當作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補曰此注大事記取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正曰攻工字通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盖取其直左右臂正曰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補曰姚本作鉤拘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烕猶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

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岳山秦地非此所指高注在周之山南伍元作吾下同吾補曰吾字訛當作伍得楚將也高注吾作五將為楚王頃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謂將軍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迎伍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

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吾得者器必多且歸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必載以歸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吾得無效也效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效王必罪之以其欺也鮑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鮑以此為尊周繆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秦諸如七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周洛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益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正曰河東過洛汭在鞏縣東洛邑北望有河韓魏必惡之惡楚齊

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曰謂鼎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正曰無考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正曰河南即西周郟鄏考王封弟河南其名久矣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因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作應史同徐注潁川父城縣應鄉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天下以聲畏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

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横行於周矣横行無畏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盖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飢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飢不能接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邾莒亡於齊魯鄒衍故邾也邾曹姓國

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益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益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補曰姚本正作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策校注卷一